

左邻右舍

段景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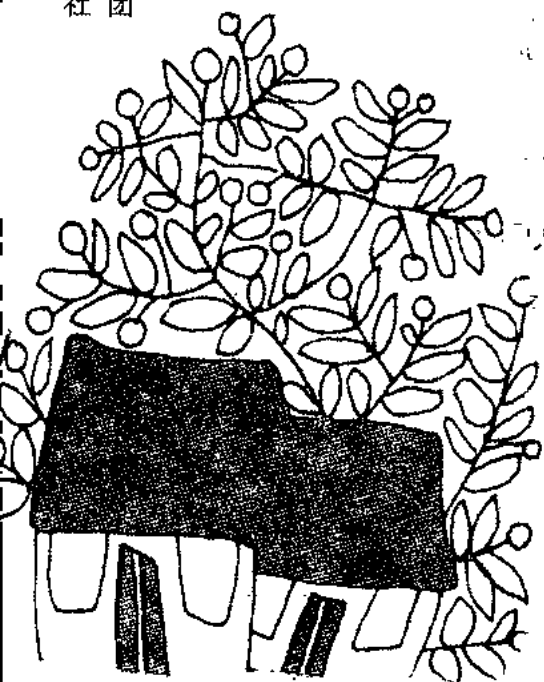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左邻右舍

段景森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左邻右舍 / 段景森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203-05911-0

I. 左… II. 段…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3267 号

左邻右舍

著 者: 段景森

责任编辑: 赵 玉

装帧设计: 玫 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08 (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0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7年9月 第1版

印 次: 2007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5911-0

定 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段景森，生于1937年8月8日，山西省河津市僧楼镇北王村人。1960年在河南省陕县高中毕业，同年在山西省乡宁县参加了教育工作。一生酷爱文学，热衷于写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创作的百余篇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均被没收和烧毁，为此痛心疾首，从此搁笔。本人也因家庭出身和作品中的一些所谓“问题”，被开除公职，回老家务农十余年。1978年平反复职，重回教师队伍。之后又重新开始写作。

品 菊

(代序)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张平

所以以《品菊》代为段先生作品集为序者，一是因为老先生历风雨而孤高的性情，二是老先生作品中吐露的那一种清香和雅思。

细说起来，我与段老先生仅有一面之晤。还是几年前在老家和几个文友见面时，有朋友指着一位清癯的老者介绍说，段老先生可是从河津远道赶来的。我忙起身招呼他坐下。在随后的言谈中，他直言不讳地谈了对我几部作品的感受，特别是对一些文学表现技巧的运用谈了自己的想法。这种纯粹意义上、彼此平等的文学交流，让这次见面会，不仅充满了友情，更充满了同道间的乐趣。半个小时的谈话，让我记住了这个直言不讳，视文学无比神圣的老段。

苦难与折磨虽说是人生的不幸，但于智、于韧者而言，却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财富。她可以让思想的火花迸发得更加炙热与绚丽，也可让探索的意志更加坚定。用这一种目光来审视老先生一生，可以让我们更加贴近他作品所要表达的一切。

在那个年代里，尽管老先生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但于他却是以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作为山村

老教师，于寂寞与清贫间，让一个个山村孩子改变了命运，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而在工作之余，老先生对文学那种深刻在骨子里的爱，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历经多少个苦寂的夜晚，他让一篇篇孕育着他思索的文字交融在东方的晨曦中。

这次出版小说集，收录了他的两部中篇，前前后后竟有十余万字。但其文风一如山涧清亮的溪水，透着那么一股清亮与质朴；主题所要表达的思想却那样执著，小说所取的体裁也很独到，读后让人深思。仅就《甜酸苦辣》而言，所剖析的主题似乎一般，但在这一般中，却让读者感到一种心灵上的震撼，从中体现了他比较深厚的文学功底。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农村少女娟娟，她不幸被隔壁的小伙子犬犬玷污，犬犬为此获刑四年。在这四年当中，娟娟遭到来自社会各方的打击，特别是在爱情和婚姻上的打击、失败。最后仍嫁给了这个曾经玷污过她的、经过劳改已成为新人的犬犬。这样一个选题，本身就有几分沉重，但作者在对生活真善美的表述中，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芒，以及由此带给苦难中的人们以希望。小说语言更是极具生活化，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也恰到好处。

菊花，历风霜而高洁，经苦寒而芬芳。这是段老先生其人其作的最好写照，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财富。如今，段老先生已年近七旬，在此愿他笔耕不辍，生命之树常青。

2007年9月12日于太原

目 录

左邻右舍	1
引子：“五龙谷”的来历	3
一、一场闹剧	5
二、父亲的死	20
三、五龙谷的两个有名人物	36
四、反复无常的气候	49
五、人心大快	61
六、卧龙巷里的喜事	69
七、纠纷	80
八、生活是甜的	91
尾声：故事还刚刚开始	103
甜酸苦辣	107

左邻右舍

引子：“五龙谷”的来历

巍巍吕梁山脚下，滔滔黄河岸边，有一个在县地图上才能找到的小村庄，名叫五龙谷。传说不知在远古的什么朝代，一个夏天的中午，晴空万里，红日高悬。农夫摇着扇子歇晌，老母猪躺进泥坑，大花狗吐着舌头躲到阴凉处，小孩子光着屁股跳进黄河。正在这时，一声巨雷，震耳欲聋。人们跑出来看时，只见村子后边的山谷内，乌云滚滚，雷鸣电闪，狂风骤起，山林呼啸，似有千军万马隐匿其中。人们惊魂未定，又是一声巨雷，随着雷声，从谷中腾起五条“怪物”，粗约一围，长达数丈，头上有角，浑身披鳞，金光闪闪，令人目眩。五条“怪物”直冲九霄而去——所有这些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过后风息云散，照旧晴空万里，红日高悬。当人们完全从惊慌不安中镇定下来后，小村中唯一能够读书、看信、写春联，深受人们敬重的杨仁义，首先带头叩头祈祷，接着男女老少跟着他黑压压跪下一片，连从黄河里玩水出来的光着屁股的小孩子也扯襟拉衣地跪在大人后边……过后，杨仁义不知从什么书中查出，说什么“这是真龙出现，天示兆征，我们这个村虽小，但依山傍水，左青龙右白虎，是个地灵人杰的好地方，说不定将来要出真龙天子哩！……”因此人们就把这个村叫五龙谷。

随着历史车轮的飞转，朝代的兴亡更替，这位老学究的“推断”完全落了空，五龙谷不但没有出过什么“真龙天子”，就是连一个芝麻大的官儿也未出世。相反的，世风不古，江河日下，兵荒马乱，税项如麻，人们忍受不住饥与寒、贫与穷、灾与难、兵与匪、官与税的重重围困，有的背井离乡，流落异乡；有的拖儿带女，沿街乞讨；有的死守“阵地”，难离故土。

大概是为了“自圆其说”吧，后来又出现了这样的传说：五龙谷本来是一块藏龙伏虎的宝地，后来不知怎么叫一个“南蛮子”识破了，说如果这儿出了“真龙天子”，他的老家南方便会掘土三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所以，千方百计，把五龙谷的“风水”破坏了，“龙脉”割断了。五条金龙都跑了，还能出什么大人物。于是人们一提起此事，就咬牙切齿地骂“南蛮子”不是娘养的，害得他们世世代代不能翻身……

这些传说，令人难以置信。但它说明人们不满现状，穷则思变的理想。

现在，五龙谷已是一个七八十户人家的村庄，它和我国大多数农村一样，人们早出晚归，苦作甜吃，世代沿袭，默默无闻。不知在什么书中看到过这么一句话：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那里便有那里的欢乐和痛苦。这话大概是对的，五龙谷虽说是穷乡僻壤，但也有五龙谷的欢乐和痛苦。它受到过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封建官僚的压迫剥削；同时也享受过解放后当家做主的欢乐，丰收后的喜悦；对国家有过贡献，打鬼子流过血，解放西北出过力，但也拖累过国家，年年吃“供应”，伸手讨“救济”。至于一家一户的悲欢离合、阴晴雨雪，就更不用说了——就这么一个“在县地图上才能找到的”、“和我国大多数农村一样”的小村庄，没有什么值得大

书特书的地方。但到了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十年间，这默默无闻，只有弹丸之地的五龙谷却轰动一时，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还出了两个大人物呢！

在五龙谷的西北角，有一条小胡同，名叫卧龙巷。巷内坐北朝南，一字排开，住着三户人家，位于中间的一户叫杨柳，传说是杨仁义的后代，他的左边住着李大个子和快嘴喜鹊，右边住着王二狗夫妇。这三户人家虽非同宗同姓，但和睦相处，关系密切，来往频繁，是再好不过的左邻右舍，这三户人家的主人，也就成了《左邻右舍》一书中的主人公了。

一、一场闹剧

(一)

一九六八年冬，西伯利亚寒流不但来势猛，而且来得出奇的早。刚进入十月，它就带着它残酷、无情、冰冷、凛冽的本性，扑入山西南部，袭击着五龙谷一带村庄。人们猝不及防，迟熟的谷子死了，枝繁叶茂的大麻蔫了，未收回来的红薯冻了，一冬用来生火取暖的棉柴拔不出来了。庄稼人叹息着，咒骂着：一冬的生活将怎么安排和打发呢？说不定过几天，又要

搞什么阶级斗争、水利上马、修大寨田……一环套一环，环环紧相连，弄得庄稼人晕头转向没有喘息的机会。至于无吃少喝、穿穿戴戴，工作队是不管的，他们是专门搞运动的，吃的政治饭，挣的斗争钱。可是庄稼人不管能行吗？古语云：民以食为天。家无隔夜之粮，身无御寒之衣，阶级斗争能顶饭吃吗？政治运动能顶衣裳穿吗！他们怎不心慌呢！他们怎不叹息和咒骂呢！

前面说过，五龙谷是个穷村子，有史以来都未出过什么显赫人物。土改时，全村没有一户能够上地主或者富农条件的，最后只有一家被划为富裕中农，那便是杨柳的右舍王二狗，其余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这样的穷村子，这样的情况，工作队就是费上九牛二虎之力，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搞不出什么名堂，就得不到上司的表扬；得不到上司的表扬，升官就更谈不上了，所以一般工作队都不愿意来这个村，认为这个村偏僻、人少、情况简单，养麦皮榨不出油，有什么搞头呢？久而久之，这个小小的五龙谷便被县里的“大人物”遗忘掉了，每年除了交粮、支差、拨供应粮还记得它外，平时很少提到它了。上头有什么大事，公社打发一个什么干事，或者委员，来讲一讲，说一说，不吃饭，不过夜，骑上车于就回去了——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五龙谷不受外界干扰，简直变成了“世外桃源”，不管外边怎么活鬼闹世界，什么造反啦，斗当权派啦，夺权啦，武斗啦，停工停产啦，所有这些都不关五龙谷人的事，它平静得像一池水，没有一点波澜，人们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不几年工夫，五龙谷的产量和社员的生活水平，相比之下，比周围其他地方高出许多。人常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不知怎么这个情况叫公社知道了，汇报到县，县里认为是个“典型”，决定在五龙谷召开一个现场会，想总结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凡是没阶级敌人存在的地方，

工作就顺利，成绩就突出，生产就能上，从而由另一个方面说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现场会准备得非常充分，气氛渲染得非常热烈，各项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条。县里对此非常重视，还专门派通讯组的几个“笔杆子”，给生产队长李大个子，杨柳的左邻、喜鹊的丈夫，写了一份生动而有说服力的发言材料。

李大个子，本名虎头，转业军人。生得身高体大，力气如牛，别人挑水用水担，他嫌麻烦，两三百米远，两手一提，一口气就跑回去了，轻巧得像提着两瓶子油。过年杀猪，几个人都把膘猪按不到桌子上，他一来，就这么一提，像提只小鸡似的，轻轻地往桌子上一放。一般人家的门，他不低头是走不过去的，恐怕与篮球健将穆铁柱相比也毫不逊色。他的嘴很笨，不擅言辞，说话比他干重活费劲多了。若是叫他上会发言或是去丈母娘家，那更是马尾穿豆腐，别提了。粗笨得好像大象进了瓷器店，不是把汤翻了，就是吃饭呛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个“二半吊子”呢！他天生忠厚老实，心中容不得半点假，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说谎这么一回事。有一次，有人和他开玩笑：“李大个子，喜鹊爱见你吗？”

“爱见。”

“和你亲过嘴吗？”

“和你老婆还不一样，怎么能不亲呢！”

惹得人们哄堂大笑，过后叫他那一口子知道了，美美地把那个开玩笑的人回击了几炮，说得那个人满脸通红，甘拜下风，从此她获得了“快嘴喜鹊”的“雅称”。

县里为了开好这次现场会，让五龙谷学校的教师，整整教了李大个子五天，他还是磕磕绊绊地念不下来一份发言稿，气得那位教师说，要是学生都和你一样，我们当教师的就卷起铺盖逃跑了。他也皱着眉头说，这比拉炭出圈难多了。

现场会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之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李千斤还不放心，亲自出马，一一过问。最后来到李大个子家。

李千斤，三十多岁，生得贼眉鬼脸，其貌不扬，但擅辞令，能言语。他本来是离五龙谷只有十五里路的十里铺的一个不安分守己的青年。一九六五年夏，队长派他浇地时因睡觉跑了水，队长扣了他当日的两分工，并罚款五十元，他心怀不满，出走流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杀回老家”。在村内拉帮结派，上蹿下跳，从小队闹到大队，从大队闹到公社。他夺权掌印之后，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县里整顿公社班子时，自然少不了他，被结合进领导班子，成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坐了第四把交椅。

李大个子和喜鹊对这个“没有扛过枪，没有负过伤，没有过过江”的主任自然瞧不起。李大个子不吭声，像不认识他似的，只听喜鹊不冷不热地说：“李主任嘛，屋里坐，要喝水，暖壶里有；要吸烟，自己卷，我这个人可不会虚情假意地招待啊！”

李主任说：“自家人，招待什么！你是——李大个子的爱人喜鹊吧！”

“不是我谁愿意嫁给他这个石头人呀！我叫喜鹊，嫁到五龙谷后，人给我送了个外号叫快嘴喜鹊，李主任，这你大概也知道吧！”

“真是快人快语，好好，知道知道，心直口快嘛，是一种美德，可不是缺点呀！”

“李主任真会说话，怪不得坐了直升飞机，升得这么快。”

李千斤觉得自己不是她的对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芒果”烟，划着火柴抽起来。这时外面传来了钟声，李大个所以说：“上地去吧，钟响了。”

李千斤望着她的背影，身上觉得轻松多了，心里说：“好

一张厉害的嘴啊！”

能说的“快嘴”走了，没嘴的葫芦又不吭声，屋里显得别扭、难堪。这么过了一刻，李千斤忍不住了，直接把话插入了正题：“李大个子，这几年领导得不错嘛，产量直线上升，这不但给咱们公社争了光，就连县里也觉得光彩，明天省报还要来记者呢！不简单呐！”

李大个子用大手擦着大腿，就是不说话，不知是同意李千斤的夸奖呢，还是反对？闹得李千斤莫名其妙，望着这个貌似铁塔、性似姑娘的高大个说：“李大个子，咱们县树立了两个旗帜，一个是汾河南边的小丁，一个就是咱们的五龙谷。这两个点子，异曲同工，都说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你知道吗？光小丁一次就揪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工贼、里通外国等六十八个，生产一下子上去了。咱们五龙谷上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靠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二是没有‘地富反坏’破坏……”

李千斤高谈阔论了一通，李大个子不知是这几天白天干活、黑夜念发言稿瞌睡了呢，还是对他的谈话不感兴趣，总而言之是倚在墙角上呼呼地睡着了。李千斤觉得很扫兴，正待发作，回头一想，他忍住了，只是带着几分不高兴的样子推了他一把。目下，他对李大个子深不得，浅不得，说不定他的“官运”还和他有着密切联系呢！因此他耐着性子又说了几句闲话，便单刀直入：“李大个子，咱别的就不多说了，你只谈谈，你靠什么把生产搞上去了？”——李千斤心里明白，只要李大个子说上几句，他便会捕风捉影、加盐调醋地套上最高指示、党的领导、阶级斗争等框框杠杠，不出一夜，一篇经验材料就会脱手而出，轰动全县，一鸣而惊人。

“什么我们也不靠，靠的是双手，出力。还有良种、倒茬、化肥和管理。”

李千斤听了如获至宝，笑容可掬地说：“说得好，说得

好，一下就说到节骨眼上去了，靠双手出力，就是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靠轮作倒茬，化肥管理，就是毛主席说的八字宪法，科学种田。哈哈，真是太好了。李大个子，你这种干法，是从哪儿受到了启发？是不是读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后想到的？”李千斤望着李大个子，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李大个子大概觉得厌烦了，摇着头说：“我哪里知道这么多，都是杨柳哥教我这么干的。”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后边还有参谋，好啊，人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这人是谁呢？是一颗夜明珠嘛，我怎么不认识，他家在哪儿，你领我去拜访一下他吧！必要时也叫他明天在大会上发言。”

李大个子是诚实人，说话做事不拐弯，现在见李千斤对杨柳如此感兴趣，穷追不放，心内便有点忐忑起来，慌忙说：“这人不在。”

“他走哪儿去了。”

“他在山上放羊！”老实人到底是老实人，从不会说谎话。

“在山上放羊，真是大梁做了顶门杠，大材小用啊，刚才我没听清，他的名字叫杨什么呢？”

李大个子有点慌神了，但觉得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不说也不行了，说了也不一定会出事，李千斤不会因为杨柳而失去他升官的机会。他说：“叫杨柳。”

“杨柳？”李千斤像被蝎子蜇了一下，浑身为之一震。

“噢，嗯。”李大个子含糊其辞，有点害怕了。

“是不是那个会写文章的，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杨柳呢？”李千斤顿时严肃起来，从座椅上站起来说，“真是乱弹琴，阶级敌人心不死，人还在，无孔不入，严重啊！李虎头，你知道吗？你们五龙谷的实权，掌握在一个右派手里，这个问题，恐